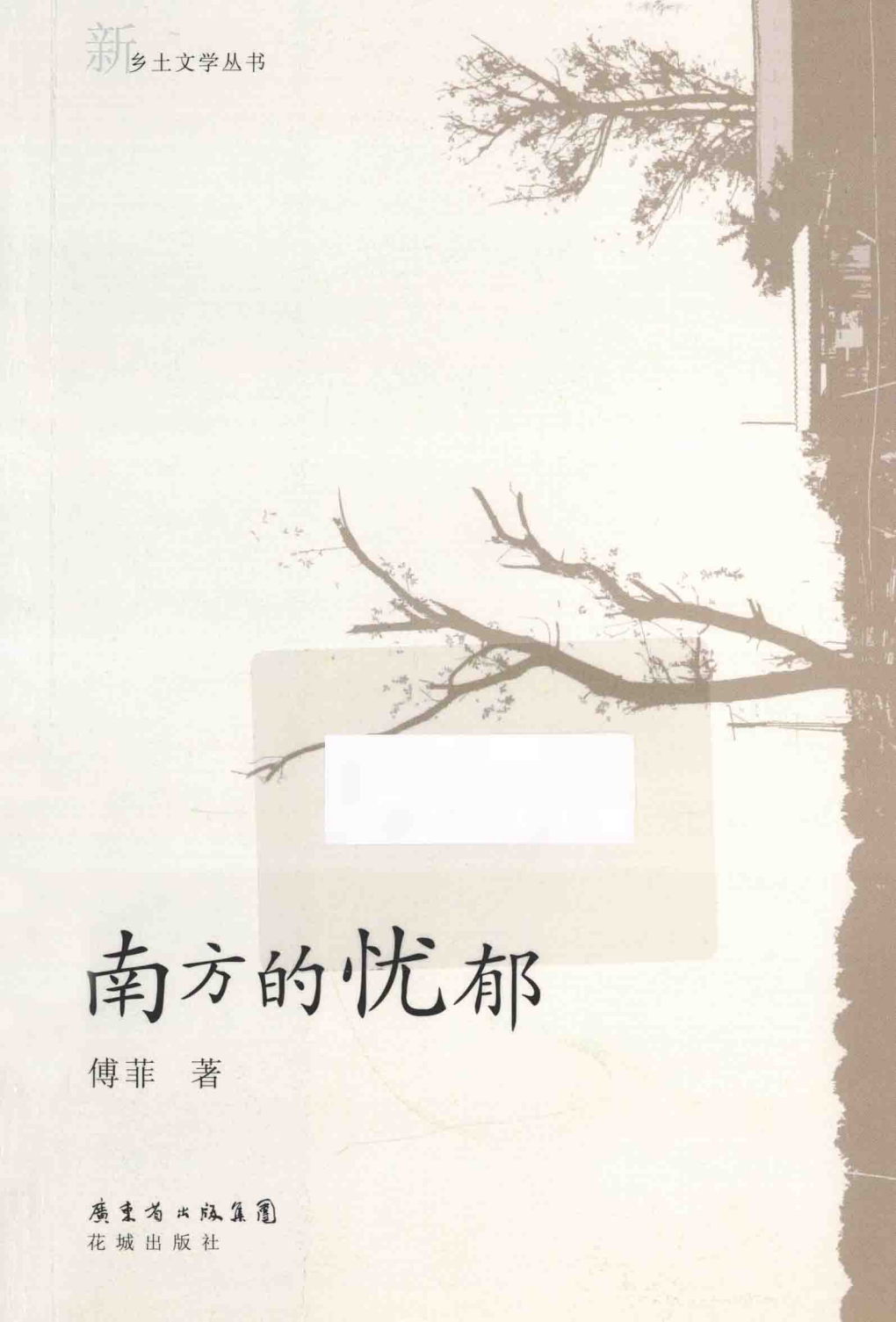


新
乡土文学丛书



南方的忧郁

傅菲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新
乡土文学丛书

南方的忧郁

傅菲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南方的忧郁 / 傅菲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4. 11

(新乡土文学)

ISBN 978-7-5360-7186-5

I. ①南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3578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秦爱珍

技术编辑: 陈诗泳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南方的忧郁
NANFANG DE YOUYU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9.12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24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4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写在前面

你是知道的，我如此地痴迷黑色美石，它质朴、光洁，有时光长久的浸润，它的纹理有我熟知和热衷的沧桑。是的，于我生命而言，它就是我永生注目的枫林村：给我痛感和爱惜，给我方向以至于不再迷惑。

从地理学上说，枫林村是南方普通意义上的河边小村，坐落在江西上饶县郑坊镇，处于信江支流饶北河的上游，两千余人口，生活水平低下，我在此生活到十六岁，前往外地读书并工作至今。事实上，枫林村是我精神坐标上的中轴原点——我从这里出发，又回到这里——它不仅仅是故园，心灵栖息之地，更多的是我眺望或审视这个世俗世界的井眼。假如你来这里，你会一时手足无措，到处是牛粪、垃圾、黑色的污水，看到鸡跳到灶台上，墙角上晒太阳的老人像一堆烂稻草，杂货店里一群人在挤压着赌博。

现在，中国写乡村的散文不少，就我的阅读而言，我满意的作品不多（当然别人也不会满意我的作品）。中国是一个乡村密布的国度，河汊、炊烟、静谧的黄昏、低矮飘忽的雾岚，都是散文家钟爱或倾述衷肠的对象。但我厌恶这样的

幻象化。原因是写作者以怀乡的姿态出现，以贵族式或乡村骑士的模样出现，没有贴近和深入泥土，蔑视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的挣扎，不了解底层人的荒凉和痛苦，抓不住底层人的骨骼也触摸不到血液，以至于显得作品虚假或精神贵族化——这样的写作是无耻的，他们甚至去讴歌底层人身心所遭受的折磨。他们不知道，其实生活是一把锉刀，锉开底层人的手、脚、脸，流出的血已经结出厚厚的痂壳。

这部书稿，我倾注了十年心血。从二〇〇二年始，我致力于对我故土枫林村勘探。我像一个找矿的地质队员，扛着测量仪，打眼钻探，取土样，分析水文，观云识天气。我每年坚持在枫林村住宿的时间在一个月以上。你是理解我的。我要回到生活的本源。我对诊所、理发店、旧小学、古树、老屋，都做过详细的记录。我去多个残疾人和各种手艺人的家里闲聊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我和赌徒一起生活半个月。我守一部村里的固定电话，守两天，看他们怎么接听电话。我不停地发烟，于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农人的家里，把烟发给他们，只为看看他们餐桌上每天的菜肴。我和猎人一起上山，在崇山峻岭间行走，头上戴着汽灯。我看人下葬，在出殡的前夜，看乡村道师做道场，通宵达旦。我陪木匠干活，帮他坐马扎（注：坐马扎是人坐在木头上，固定木头，以便木匠斧头使力）。我曾写道：“但我能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，看到生活战车碾过的痕迹，或者说，他们是战车的本身。手是他们赤搏战的唯一武器。”他们的生活温暖而惨烈。

我想告诉你，我并不急于匆匆忙忙把我认知的枫林村了
2 了完结。我持续地挖掘，持续地写。那时我怀有野心，以社

会学的角度，以散文的形式，以解剖学的方法，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，以纪录片的写实精神，去解构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真实的乡村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，乡村即将土崩瓦解，但他们的思想却毫无准备，他们由此而衍生的矛盾还没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。他们在等待或观望，他们需要指引。他们的精神荒凉，和他被抛却的土地一样。

以人物为谱系，以乡村普通事物为视角，写乡村的生存状态、内心的挣扎，以及人性，重新梳理乡村的伦理、思想脉络，力图写出乡村的肌理与血缘，以及生活的原生态。这就是《南方的忧郁》的果核。我祈愿你爱上这个果核，虽然它被虫子噬食过，有细小的黑点，或许因此你更热爱。这只是我的一种尝试或曰探索。我力图所呈现所发现的，是让一切高高在上的事物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在文本的探索上，我给某些篇章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。你或许已经看出来了。在《遗忘的旷野》里，我把话剧、口述历史、志怪、诗歌、新闻、歌词融进了散文的样式里；在《棉花棉花》，我把说明文的表述方式作为开篇段落；在《异乡人的记忆源头》和《务虚者的饶北河》中，每个小节可以相互转换，打破常规的散文线性结构；《木构简史》中，我还把怪异趣闻作为一个叙述冰点；《南方的忧郁》建立了一个乡村生存哲学，和《遗忘的旷野》一并形成枫林村的现代史。这是我努力做的，可能你并不满意。

在所有的篇章里，我以捕捉人物来带动感情的暗流，以小说的写法来完成人物的厚度感和时间感。即使写两三百字的人物，我也极力写出生活的骨骼。我希望我捕捉的对象是在大地上行走的，而不是悬浮在空气中。

一篇文章乃至一部书，它的品质好坏如何，与写作者的血液在墨水中所含的比重有关。我希望赋予血液以诗意。所谓诗意，就是深入人心，抵达人性，从水底往上捞起来，包括淤泥和残渣，而不是水面美丽的波纹。我知道，你是赞同这个观点的。

感谢我的爱人，给我心房注入血液，使我不再困顿和恐惧，让我热爱挫折、热爱伤痛、热爱渐渐流失的体温……

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，大雪。两束合拢的玫瑰在怒放。我重新梳理了这十年的写作和人生。我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介入者，枫林村是我的美石，闪闪发光。它是这个磅礴时代的标本。你说呢？

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

目录

写在前面	1
米语	1
远去的河畔	10
烈焰的遗迹	34
感谢晚餐	41
阴面	49
草帽下的雨季	65
傻强的诊所	86
糖	93
棉花，棉花	104
细雨春燕飞	111
木构简史	114
胸腔里的河流	133
杂货店	143
桃花盛开的多种方式	152
与我相仿的南方	172

指纹	180
四张脸	195
南方的忧郁	203
遗忘的旷野	241

米 语

对于枫林而言，所有的村道并不是通往外面的世界，而是通往大米。米是另一种庇佑人的庙宇，它聚合了光，也聚合了哀乐。它是我们肉身的全部。下种，翻耕，插秧，耘田，喷药，收割，翻晒，碾米，这是一条崎岖的路；吐芽，抽穗，灌浆，又是一条向上生长的路。我看到的人群，都是在这条路上往返，穿着盐渍漫散的衣裳，挑担粪桶，悬着沉默冷峭的脸。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是个郎当少年，回来时已是迟暮老人。

“我爱自己的女人一样爱大米。”一次，下村的米课叔叔在我家喝酒时，谈到了大米。他隔三差五就和我祖父喝酒。他们是忘年交。我祖父说：“我是爱自己的血液一样爱酒。没有酒，哪吃得上大米。”米课叔叔以前是个老单身，不是他人愚钝，而是他游手好闲。他是个蹩脚的油漆匠，穿件白衬衫，光亮着皮鞋，头发抹点茶油，在村里晃来晃去，晃到吃饭时就来我家。我祖父对我说，快把荷叶勺拿来。荷叶勺是个长柄的竹兜，伸进酒缸，提一勺，刚好一碗。一人

一勺，两人都醉醺醺。米傈叔叔一醉，话特别多，说他的相好，哪个哪个村的，唾沫四溅。他一走，我母亲就把菜倒了。母亲说，老单身谈女人就像讨饭的人吃红烧肉下饭。在我外出读书的那年夏天，米傈叔叔的弟弟在耕田时，癫痫病发作，死于窒息。他弟媳妇连丈夫下葬的钱也没有，扔下三个小孩，逃走了。米傈叔叔找了六天，才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找到。

弟媳妇成了他的女人。米傈叔叔像一头耕牛一样干活。他的头发和胡须，从油黑变成了苞谷须的颜色。每年年夜饭过后，他会来我家，他是躲债的。他是个乐观的人，说，等华华有出息了，问题就不大了。华华是他的侄子，还在读初二。华华三兄妹成绩出奇的好。米傈叔叔说，就是做死了，也要培养他们读大学。在我到市里工作的第二年，快过年的时候，米傈叔叔找到我，说：“你给想想办法，我年都过不下去。明年开春，华华的学费还没着落。”他穿一件破片一样的棉袄，黑黑的棉絮油油地翻露出来。我说，我给乡政府说说，叫民政支持吧。我领着他到饭馆吃饭。他脚上的解放鞋湿湿的，因为冷而佝偻着身子。他的脸像悬崖，孤绝，贫瘠，钢硬。他把四个菜全吃完了，菜汤倒进碗里，脖子一仰，一口喝了。他说，他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有油的菜了，只是饭软了些。他要吃那种硬硬的饭。他是个爱说笑的人，他说：“我问你，是钱好，还是米好。”我傻傻地笑了起来。他又自言自语地说，米好，米好，有米，人就不会死。米傈叔叔养了一头牛，他靠耕田养家。到了忙季，他晚上还耕田。他老婆在前面打着火把，他在后面扶犁赶牛。耕一亩田，二十块钱。前几天，我母亲对我说，米傈叔叔在今

年四月死了。我很惊诧。我母亲说，米课和易冬一起去坪塢耕田，易冬在上丘，米课在下丘，边耕边聊，聊聊，下丘没了声音，易冬回头一看，米课伏倒在田里，易冬慌忙去扶他，他的身子都硬了，满脸泥浆，手里紧紧拽着牛绳。我母亲说，米课是做累死的，他吃一碗饭，真不容易，一个女人的两个丈夫，死法一样，是命。米养人，更伤人。

米，是那样的美好而惨烈。它向上生长的路蜿蜒绵绵。我目睹过它一个一个脚印的行走。米是父性的，血性澎湃。枫林的每一个秋天，在向上生长的路上，米的行走恍若苦役。

黑夜盛大，从大地上升起，又降落。秋天，月亮长满苔藓。在野草馥郁的村郊，一枝枯死的蓖麻把黑夜举过头顶。盈盈的月光打在脸上又痛又寒。颀长的稻叶弯曲，悬一滴露水。饶北河在起伏，秋风向两岸铺展。父亲，二哥和我，匆匆用过晚饭，一闪一闪地弯过村郊，来到自家的田里。初秋干旱，饶北河的水并不能解决两岸的旱情。尤其我家在高处的水田，都要靠水车灌溉。

蛰伏在渠里，是一架疲惫的水车，仿佛劳累过度的耕牛瘫在水里休息。旷野冷寂，四周的远处有忽明忽暗的荒火。水车是杉木制的，龙头横一杆膀粗的圆木作扶手，底座是转轴，中间楔一个筛大的轴轮，两边按上棕兜挖的踏脚，龙骨呈半封闭，长约二十米，宽、高约半米，叶片因为轴轮的拉力，把低处的水经龙骨带往高处的田野。

父亲和二哥，一左一右，双手把着圆木扶手，肩上耸立圆月。他们细声地谈论水旱与收成，脚在踏脚上飞快地跳

动，水哗哗地往田里吐，木链咿咿呀呀。我则守一条二华里长的水路，把塘里的水引进渠里。他们就像两只鸟，贴着大地飞翔，翅膀振动的声音在黑夜这个巨大的琴箱里逡巡，久久不息。月亮是一副行囊，挂在我们的肩上。黑夜是大地隐晦的部分，被劳作的人见识。

有时，我也会顶替他们中的一个。常常是父亲主动离岗，他摸索着，爬下龙头，双脚不停地抖擞，慢慢地挨低身子，在路边生一堆火。火堆边的父亲，清瘦的脸映衬着黑夜的倒影，村庄不远，阡陌纵横像一张大地的网。

那是一架老旧的水车，扶手光洁油亮，它不知浇灌了多少水田，也不知消耗了生命中的多少长夜。我尚年幼，很快就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体力不支。而二哥已经靠在扶手上鼾睡，脚仍然有节奏地一高一低地踩踏。父亲头发稀疏，披一件秋衫，搓着干瘪硬的手。仿佛他只有沉默，才能呼应旷野无边无际的冷寂，和冗长的黑夜。火堆边的脸却被放大，成为生命惠存的轮廓。我突然热泪盈眶。我想起父亲焦灼地在粮站门口排队，把刚收仓的稻谷卖掉，送我到县城上学。

脚下的水车转动一条绵绵羊肠村路，祖祖辈辈，厚实的脚在一根轴轮上周而复始，无穷无尽。他们隐身在大地，被黑夜暂时收藏。旷野，饶北河，我看见稻子在生长。

一架水车把苍老的身子佝偻在渠里，深深地佝偻在命运之中。田里的水满了，天也亮了。旷野只有灰烬的余温在萦绕，一块黏结的牛粪在冒烟。昨夜的一切仿佛未曾发生，仿佛只是稻子扬花时几声轻轻的喘息。

我们所谓的源头，其实就是米。米仿佛是一条亘古的河流，呼啸而来，寂灭而去。二〇〇四年九月下旬，万年县举行国际稻作文化节，我去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。仙人洞是个石灰岩溶洞，呈半月形，可容纳一千多人。吊桶环位于溶洞南侧山头上，形似吊桶，是原始人的屠宰场。一九九五年，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器，骨器，以及人类最早的陶器，记事符号的骨标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化石，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年，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最古老的稻作遗址。稻化石把万年前的人类原生态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手足无措。在这条时间的铁链上，米紧紧地把我们黏结在一起。

很难用一个词去形容米，它在人类的演变史上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。它一粒一粒地繁衍，一季一季地生长，一餐一餐地喂养。是米书写了人，是米还原了历史。历史上，所有的农民起义，不仅仅是为了政权，更是为了米。谁控制了米，谁就控制了命脉。米等同于话语权。米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帝王。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？说是血液，倒不如说是米浆。或者说，血液就是米浆。

而我们对米的描述，是那樣的唯美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八百年前，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骑着高头大马，夜行在上饶县的黄沙道上，当他跨过溪桥，看见茅店村鸬鹚鸟一样安卧在稻花环抱的田野中央，他脱口而出。一个纵情于酒肆的人，他看不到埋在泥浆中的脸，看不到磨圆开裂的手指。辛弃疾也不例外。米包裹着旷古的黑，无穷无际。它就是稻田深处的背影，瞬间被雨水淹没。而在我们的眼中，它是洁白的替代词。是的，米，一个闺房（谷

壳的一个象征)里的女人,圆润,丰满,在蒸汽的沐浴中脱胎换骨,成为至上的美人;米,一个子宫(谷壳的另一个象征)里的胚胎,它的发育使人疼痛,也使人幸福。

从小到大,我的胃口特别好,按我母亲的说法,是我童年时期红薯吃得多。母亲说,胃肠像下水道,不断地通,才会不阻塞。那时经常断粮,红薯成了主粮,红薯切成粒状,晒干,蒸饭时伴一些,通常是一半米一半红薯粒。我大姐端一碗饭,坐到门槛上吃,把红薯粒捡出来,喂鸡。我祖母看见了,就用筷子打她,边打边骂,说,红薯又不是老鼠药。大姐打开饭甑,看见红薯就哭,蹲在地上,抱着头。我吃饭,觉得特别香,慢慢嚼,有甜味。人生在世,没有比吃饭更幸福的事,也没有比吃不下饭更痛苦的事。一个人,对米饭的态度,可以说是对生活的态度。一个厌食的人,唾弃米饭的人,我会说他(她)是一个了无生趣的人。

我对米最完整的版本记忆,源于一个水碓房。水碓房位于村后的涧溪边,低矮,窗户阔亮。涧水引到蓄水槽,闸门一放,水哗哗地泻到轱辘上。轱辘有三米高,是厚实的松木制的,转动起来,会有咿咿呀呀的响声,像一支古老的歌谣。轱辘的轮叶,呼哒呼哒地打在春米的吊头上。春槽是花岗岩挖出的凹穴,而吊头是圆而粗的杉木柱,米倒在凹穴里,吊头很有节奏地春下来,一下一下。枫林人说,春米就像媾和。吊头有四个,不用的时候,各用麻绳吊在梁上,像一群马,整装待发。水碓房到处是糠灰,还悬着透明的蜘蛛网,麻雀扑楞楞地飞来飞去,嘻嘻地叫,犹如一群偷吃的孩子。晒透了的谷,倒进凹穴,慢慢地碎,再倒到风车里,

吹，一箩是米，一箩是糠。守房的，是一个老头，有六十多岁，个子高高大大，常年吃斋，脸色是米瓜的那种蜡黄。他像个禅房的老僧，头秃光了毛，手里拿着芦苇扫把，一遍一遍地扫地上的糠灰。春一担米，给他一升。他是个孤寡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他老婆死于哪一年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叫春发，还没结婚就死了。春发和一个叫幼林的人打赌，他说他能吃三升米的糯米课，幼林不信，幼林说，你吃得下，我出三升糯米，再出三升，给你带回家。打赌的那天晚上，幼林家围满了人。打课的人趁人不在，吃了两个，有人碰见，说，烂是烂了，好糯米，就是糖少了些。春发吃完了糯米课，被人抬着回家，那天晚上就死了。村里人说，春发好福气，是撑死的，来世不会做饿汉。后来村里通了电，机器取代了水碓，春发的父亲到山庙里做了烧锅僧。水碓房推了，垦出两分田。我年少时，经常去水碓房玩，把牛放到山上，就帮老头种菜。不是我多么乐于敬老，而是老头会炒一碗饭，给我当点心。坐在菜地的矮墙上，稀里哗啦，一碗饭没了，我把他的菜汤也喝完。他有时会摸摸我的头，不说话。我觉得他像饭一样慈爱。

村里有一个杀猪佬，一年到头杀不了几头猪，不是他技术差或品德有问题，而是能吃得上肉的人没几户，要吃，就从盐缸里切一块咸肉，炖炖菜。杀猪佬矮矮瘦瘦，爱喝酒，一喝酒就流鼻涕，一副想哭的样子。她老婆也矮，挑粪箕拖着地。她有一群儿女，两年一个。杀猪佬又做不来农事，更干不了重活，吃米饭也成了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在杀猪佬的柴垛里，一个赌博回家的人，捉到一对男女光着身子野合。男的是一个癩痢头，老单身，女的是杀猪佬的老婆。第二

天，村里都流传了这个事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坛子里的烟雾一旦打开，便散得到处都是。这个干辣椒一样的女人，只要有男人找她，她都要，在菜地，在岩石洞，在油茶树下，在河埠。杀猪佬打了她几次，用刀柄抽。抽也没用。她裸露着脊背上的伤口，坐在门槛上，给路过的人看。同情的人，用猪油给她搽搽，她会抱住别人，说：“我又不是天生淫荡的女人，我又没犯法，为什么要这样打我。我和男人相好一次，就收一斗米。我没办法，孩子饿不住啊。”他就不再打了，当着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喝醉了，逢人就说：“我的矮×是个粮仓。”

很多时候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一个热爱大米的人，必然是一个感恩生活的人。我回枫林老家，一年难得几次，母亲忙这忙那地为我烧一桌子的好菜。我过意不去，我对母亲说，我回家就是想吃饭甑蒸的饭。我说的也是实话。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。饭甑是杉木板箍的，上大下小，圆圆的往下收缩，打开盖子，蒸汽腾腾地往上翻涌。饭香袅袅，滚滚而来。米完全蒸开，雪一样白，相思相爱的兄弟一样紧紧地环抱在一起。仿佛它们曾经受了无穷的苦难，如今要好好地享受血肉恩情。这样的记忆也相随我一生——母亲把一天吃的米，倒在一个竹箕里，放进清水，使劲地晃动，米灰慢慢地在水中漾开，米白白的，圆润，晶晶亮亮。锅里的水已经沸沸地冒泡，蒸汽一圈一圈地缠绕在房梁上。母亲把洗好的米倾进锅里，盖上盖子，旺旺的木材火熊熊地煮。锅里的清水变白，变稀，变浓，胶一样，母亲把米捞上来，晾在竹箕上，到了中午，用饭甑蒸，成了生香的米饭。